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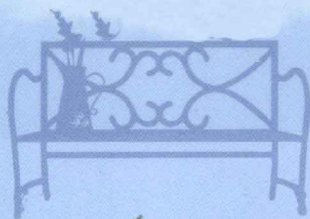
飞扬

青春校园记忆
美文精选



幸福街

省登宇◎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飞扬* · 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

幸福街

省登宇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街 / 省登宇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 6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

ISBN 978-7-5125-0358-8

I. ①幸… II. ①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399号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幸福街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宋亚恒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典泰
策划编辑	何亚娟 胡雪虎
美术编辑	刘洁羽 王振斌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1.25印张 15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58-8
定 价	20.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第 7 章 甩手光阴

池水 ◎文 / 徐衍	006
像你们飞驰 ◎文 / 韦智杰	019
甩手光阴 ◎文 / 勘则平	034
寂寞的绽放 ◎文 / 周笑冰	044

第 2 章 晚安，红舞鞋

流落 ◎文 / 周丽晶	052
起止点 ◎文 / 漆慧娟	066
清河街的日子 ◎文 / 韦智杰	081
晚安，红舞鞋 ◎文 / 徐真然	090

第3章 秋凉

冬天不死 ◎文 / 叶璇	098
出走后的一个洞 ◎文 / 丁威	108
织女 ◎文 / 杨鑫	116
大车弹花 ◎文 / 辛晓阳	123
秋凉 ◎文 / 夏克勋	140

第4章 梦想在左，年华向右

梦想在左，年华向右 ◎文 / 周笑冰	150
1896年的乐章泛黄 ◎文 / 任其乐	161
雨过天晴 ◎文 / 黄河	167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甩手光阴

睡梦里，是一池蓝汪汪的池水，荡漾着细纹，
在阳光下反射潋滟水光

池水

◎文 / 徐衍

“What’ 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ly !” 弄堂里咿咿呀呀地重复着几个单句。一只老掉牙的复读机被小彤捣鼓得近乎肢解。

“娃啊，歇会儿吧。那些外国人的东西咱吃了饭再搞，啊？”小彤奶奶扯开嗓门。空气里满是烧午饭的余香。小彤搁下复读机，一声不吭地上了饭桌，安静地扒着饭。奶奶从井边打来满满两大桶水，颤颤巍巍，洒漏不少。

饭吃到一半，隔壁小滑头二猫子贼溜溜地窜进来，吆喝着小彤下午到缫丝厂边上的池子里游水。奶奶一脸冷峻，替小彤回绝了。二猫子从饭桌上叼走几块肥肉，一边抖腿一边有滋有味，吃得满嘴流油，继而又蹦跶到屋外去了。

“你看看，这娃娃吃饭还抖腿，八成是不着道儿的野孩子。往后少跟他来往啊，没正经的。”奶奶哪里知道，二猫子的腿天生有疾，时不时地轻微痉挛，和不正经地抖腿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的。

奶奶不让小彤去还有另外个原因，那个池子曾经淹死过人，一个身高马大的壮汉，不知怎么的，直直沉溺到池子底下去了。每逢鬼节，池子边上都有斑驳的蜡渍

以及黄纸焚烧后留下的余烬。缫丝厂看大门的老头黑大常常看到一个老妇人陪着一个老头儿在夜里烧纸钱，没有风的夜晚，还可以听到他们的对话。一个男声，另一个自然是个悲怆的女声，低低地像是在谋划什么。具体是什么，黑大也不清楚。至于厂里的职工，成天劳累的，三更半夜睡得死死的，这些情景只有黑大一人见识过，自然也都是从黑大的口中传出。

说起黑大，早退休好几年了。那些传闻也是十几年前的老黄历了。到小彤和二猫子这代，传说传着传着给传没了。缫丝厂和那个池子依然还在那里，稍微有点变化的是池子都给铺上一层光洁的蓝白间色新瓷砖。一到夏天，满池池水被反射得贼蓝，老远就能感受清凉的气息铺天盖地地席卷过来，在酷热午后，甚是诱人。

饭后，奶奶在厨房收拾碗筷，小彤插上电源继续捣鼓着他的那只快寿终正寝的复读机。

“What’s your name……What’s your name……What’s your name……What’s your name……”小彤掏出英语磁带，无奈地发现磁带都搅得跟一锅糨糊似的，一塌糊涂。小彤捣来支铅笔，左转右拆的，费了好大工夫给整好了。

再放入复读机时，什么也听不到了，一片刺耳的噪音，“哧哧”的低鸣不绝于耳。小彤慌忙快进，仍然毫无头绪，再快退了一阵之后，噪音小了不少。隐约传来什么节奏规律划一的动静，小彤正要凝神细听，突然弄堂口哭天抢地，一个女人悲恸的哀嚎，撕心裂肺得像是要把老天爷拉扯下来：

“我的娃娃。我的娃。”

小彤扔下复读机，飞似的跑到弄堂口，奶奶紧跟而来。扒开人群，二猫子浑身湿淋淋地躺在一张破草席上，双唇黑得像染了墨汁，脸部皮肤都泡得发白起皱了，活脱脱一水萝卜。

“刚刚还蹦蹦跳跳好好的一个娃，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奶奶在一边嘀咕个没完，心里还在惦着二猫子临走前吃掉的几块肥肉。

二

关于缫丝厂的那个过了保质期的传说在弄堂里里外外死灰复燃起来。小彤第一次听闻村里这桩往事，有点邪乎。奶奶更是天天告诫小彤没事少往缫丝厂的池子里跑。

小彤是最听奶奶的话的，即使有些违背自己的意愿，小彤还是照单全收，对奶奶的话言听计从。尽管午饭后，天还是热得要死，池子里再也看不到有什么人在闹腾了。小彤安安分分像个大姑娘，在里屋演算着算术题。

入夜小彤又插上电源，弄他的那只复读机。“呼……哗……呼……哗……”除了这样的声响，原来那些英语朗读内容都邪乎地不翼而飞了。小彤不甘心地把磁带换到另一面，先是一大段真空般的沉静，后来渐渐有了动静。好像是有人在小声对话。再凝神细听，不对不对，不是英语对话，而是中国话！还带着点本地的地方口音！声音越来越大，大得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就是听不清楚对话。

小彤起身一阵瞎摸，无意碰掉了插头。于是，周围回归一片万籁俱寂。

白天，小彤把隔壁一好友小墩叫到家里。趁奶奶上菜园施肥的当儿，把声音调得老大，让小墩好听个真切。岂料，才听了个头，窗外就有了一阵动静，慌乱的脚步声仓促地传过来。小彤一看，见是黑大。

“这这这对话……是从哪弄来的？”

“我也纳闷哩。”

小彤和黑大一人一言地纠缠，奶奶忙完农事回来。黑大和奶奶到另一间屋里嘀嘀咕咕说上半天。出来见奶奶脸上煞白一片，像遇见二猫子死掉时候一样。

“你说，这磁带，哪儿搞来的？”奶奶开门见山。

“我……我也不知道啊，真的。以前是英语磁带来着，那天出了故障，就弄成这个样子了。”

“娃啊，你可要说老实话，你还记得村子里的那个传说吗？那个池子？黑大叔他说了，你播放的就是他在夜里看到池子边有人烧纸钱时听到的对话。”

小彤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换了一面给大家听：“反面还有古怪的声响，我也弄不懂到底是什么。”

“呼……哗……呼……哗……”屋子里此起彼伏地向起这百思不得其解的声波。整个屋子仿佛浸泡在池水中，池水泛着涟漪漫过屋顶，没进烟囱灶膛。

“这这，太邪门了。”黑大惊叫着，跑出屋子。

屋里留下小墩、奶奶还有小彤，三人怅然若失地对望几秒，噤声不语。

磁带被奶奶收进抽屉，复读机一直开着口子，像是怅然若失地巴望着崭新磁带重新放入，再释放出全新音符，迎来自己的生命。

三

没过几天，黑大就死了。在回乡探访的路上，醉酒倒进路边水田，荒郊野外，水汪汪的田地，把黑大的尸体浸泡得发胀，胖胖得跟一团发酵的面粉。

死亡的阴影笼罩在小村子上空。好像一群黑压压的乌鸦飞过头顶，遮蔽了往日寻常温暖的日光。一时间，村子人心惶惶，炎热的午后隐隐透露着一丝死亡的腥臊。

缫丝厂的水池，落满了沿池栽种的梧桐的落叶。水面浮泛着乳白泡泡，紧挨着漂浮其上。与这人迹罕至的池子相比，那个失传久远的传说在村子里愈演愈烈。二猫子和黑大的死成了这个传说最佳的现实演绎。

整个夏天，村人们憋在高温的里屋，探头探脑渴望盼来一点最新消息，又畏首畏尾，对传说的惊惧溢于言表。

缫丝厂的池子是去不了了。好在村里供小孩子们嬉闹的去处并不匮乏。这天小彤和的小伙伴们来到桑园，紫黑色的桑葚挂满枝头。一众小屁孩争相抢食，结果到最后一个个都吃得嘴唇发紫，紫色诡异地抹了一嘴巴，相视一笑，各自回家。

奶奶大老远瞧见小彤黑着嘴巴，屁颠屁颠地朝自己奔来。

“小鬼头哟，胡跑什么哟？你的嘴怎么啦？”

“桑葚，可好吃啦。”

“小鬼瞧你这副德行，吃得跟个死人脸似的。”奶奶顿了顿，下意识地想起什么，“啊，呸呸呸，以后别乱跑啦，啊？”

“嗯。”

进屋后，小彤横在凉席上，丝丝冰凉穿透晒得紫红的肌肤，小彤沉沉睡去。

睡梦里，是一池蓝汪汪的池水，荡漾着细纹，在阳光下反射潋潋水光。万籁俱寂，没有波折。头顶悬着紫红太阳，泛着白寥寥的日光，把小彤的整个梦境照得豁亮晃眼。

一切静好……

忽然天幕转黑，浓重的夜色毫无保留地洒满苍穹，池水散发出紫黑幽光，一团肉色浑圆的东西，浮出水面，伴着咕咚咕咚的水泡……什么东西在拧绞，疼痛感像一把刻刀一点点剜进肌肤，细微的疼痛逐渐演变成切肤之痛……

“啊——”小彤长啸一声，惊醒。还是疼痛，不是做梦，腹中犹如塞进一大团荆棘，扎得人生疼。

奶奶循声赶过来，一见小彤满脸汗珠，脸色煞白的，自己也吓得半晌回不过神来：“怎么啦，这是，啊？”

“肚子疼，疼啊？”

村子里的赤脚医生一番常规的“望闻问切”，诊断小彤食物中毒了，开了几付催吐药。

折腾半天，哇啦一声，嘴里吐出泛黑的一滩秽物，没一会儿，苍

蝇哇啦一声围将过去，群居一块，嗡嗡嘤嘤地飞舞不止。

“说了别乱跑，你看你，成什么样了？”

小彤虚弱地躺在凉席上，怔怔地凝望着奶奶，不置一词。

“好好歇着吧，再别胡跑了。”

四

小彤闷闷地窝在房里，屋里的旧电扇上吱吱呀呀晃着扇叶，咿咿呀呀，表明着它的老掉牙。

奶奶在另一间偏房享受着午觉的充实安逸。

村子风平浪静，笼罩在午后不动声色的平和里。一村子的聒噪像薄薄一层水不动声色地挥发蒸腾。野猫动作迅捷地从高高的屋顶蹿下，猫爪上的肉垫，跳到地面时发出“咚”的一声，转瞬又蹿向别处。

小彤手拿空空的复读机，遥想那盘被奶奶视为禁忌的磁带。虽说小彤还只是个小毛孩，但是村民心知肚明的恐惧还是多多少少影响了幼小的心智。

二猫子、黑大的死亡，自己毫无征兆的阵痛……小彤细细地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不知不觉地想起了娘走的那天，村里发了百年难得一见的大水，浑浊的洪水，漫过村里的良田柴房，村民们一个个无家可归，眼里闪烁着蓝亮亮的水光。娘从此一去不复。

兵荒马乱的年代，总有一些传奇发生，最大的传奇，莫过黑大一人救了十多口人，漫卷的洪水，也不知道黑大是怎么拖着活人渡到岸边来的。

一下子过去了多年，黑大的眼眸里再没有那片英武的冷峻，村民们瞳孔里的那片白亮的水光，也在琐碎的柴米油盐生活中，消磨殆尽。

爹从城里讨来一房新娘，有了后妈的小彤依旧对往事耿耿于怀，再没心没肺的黄毛小子，对于后妈的接纳，都不会顺风顺水。家里的冲突常常发生在俩人之间。爹一气之下把他放到奶奶家寄养，这个空

气里布满大量水汽的小村庄。

这个暑假，爹和后妈在县城，安稳踏实地吃穿住睡，日子照过。

有时候，在洪水里失踪的娘常常不经意地闪现在小彤记忆里。翩跹思绪全围绕着那个自己尚在襁褓的夏天，水漫村庄。

五

按照惯例，每天午觉醒来，奶奶总要坐到门前，念诵一段般若心经。

一切都是注定的。这是奶奶常挂在嘴里的口头禅。

每当听到奶奶说这样的口头禅时，小彤眼巴巴地望着天花板，想象着娘，还有二猫子、黑大他们的离开难道也是佛祖注定好的吗？

爹和娘的婚礼，自己自然是没见过的。小彤想象着爹娘相敬如宾甜蜜恩爱的场景，可是想着想着，就是一股大浪奔腾过来，所有虚构的画面巢倾卵覆，毁于一旦。

脑海只有大片大片水声，接下来记忆血肉模糊，在水中晕开绯红血色。小彤从没有把这个意向告诉过别人，奶奶没有，好朋友小墩也没有，沉沉吸附在记忆脑海中，供自己慢慢咀嚼。只是梦境里的水声，那片无声无息的水域好像隐藏着什么私密。

这个梦境一做就是八年。

八年的光景，一个虚空缥缈的梦境阴魂不散地萦绕着年华。

和奶奶吃午饭的当儿，小墩找上门来。

“不许乱跑。”奶奶疾言厉色警告小彤。

“是。”

小墩和小彤就巴巴地坐在门槛上，互相低低耳语。奶奶进里屋睡午觉。

“把你那盘磁带再借我使使。”

“奶奶不许我再听了。”

“邪门的事儿多着呢，来来来，我们听听看。”

小彤蹑手蹑脚地猫进偏房，奶奶低微有节奏的鼾声回荡在低矮的屋里，像一片轰鸣的水域。

磁带放进复读机，按下开关。俩人警惕地听着。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ly!”

正常的英语对话，你一言我一语，中规中矩，显得毫无个性。小墩让小彤试着快进，磁带在复读机内高速旋转，停。

“哗啦——哗啦——”水声复现。小彤和小墩听得分明。仿佛置身于一池蓝汪汪的水中，无所遁形，无处可逃。

“好像有人说话啊？”

“嗯。”

模糊的话语掩盖在水声下，若隐若现。小彤和小墩不寒而栗，默契地互相盯视。

不知不觉，身后什么东西在两小孩面前投下薄薄的阴影，仰视一看，铁青着脸的奶奶，阒然站立。

磁带被奶奶强行抽出，狠狠地砸在地上，碎成几半。

六

缫丝厂的水池，不知从什么时候又开始抽水放水，池子的水活蹦乱跳地翻腾，水汽在烈日下散发强大的氤氲。

可惜，没有人再跳进去。空有一池碧蓝清澈的池水，无人问津。

小彤的磁带被奶奶强行砸坏后，常常一个人发呆，仰望着天空，不知不觉，天光从上午游弋到了傍晚，一天就在无声的巴望中悄然而逝。

整个暑假，无趣得像要霉出灰来。奶奶是耐得住寂寞的，厚厚的佛经一念就可以念上整整一天。小彤可不行。仰望了几日的黄昏残阳，小彤趁奶奶不注意跑出了家门。

站在缫丝厂澄澈的水池边上，无数幻境实景过尽千帆，在眼前

——划水而过。

“扑通——”池子在午后的静默中不合时宜地发出一声喧哗，不过很快就溶进村子的缄默中。短促的嘈杂和庞大的寂静相比，不禁相形见绌，一下子被击垮打散。

蓝色水面下，小彤睁开眼睛。无声的世界，只有纯粹的蓝。日光直射进池底，蓝白相间的瓷砖，反射洁净通透的光芒。

什么东西在波状的水下，都变的扭曲怪诞。苍白的双手在水下晃得不成形。在水下静静游划着，忽然右脚一阵痉挛，好像抽筋了。小彤拼力往岸边划水。可是忽然之间，自己像是被钉死在水中央，任何的挣扎都是徒劳。

水花越打越大，小彤慌了神，右脚狠命地拉扯，扯出剧烈的疼痛，钻心的疼。

恍惚间，小彤瞧见了娘。披头散发从水里浮出，长发被浸得乌黑油亮，湿淋淋地滴着水。

“娘——”那个午后，清醒的村人或许会听见小彤声嘶力竭的呼喊，渗透了饱满的欲望，拼死的一声疾呼！

小彤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沉，慢慢沉入水下，触到池底。

娘在头顶安享地俯瞰着，像村人们嘴里念念叨叨的福祉，庇佑着虔诚的善男信女。

七

醒过来的时候，小彤发觉自己横在赤脚医生的小诊所里。下一秒，自己空空如也的肚子发出咕咚咕咚的叫声。

“好饿啊。”小彤挣扎地直起身来，赤脚医生和奶奶坐在一边，这时也跟着全站起来了。身边还有是湿了一身的泥鳅大叔。

“小祖宗哟，你真是吓死我了。”奶奶悲天悯人的天性是最见不得这样的场景的。

“奶奶。”

“还记得叫奶奶，看来是好了。”赤脚医生在边上搭腔。

“谁让你跑那池子里去的啊？”奶奶拉下脸，一脸严肃郑重。

“好了，好了，孩子没事就好了。”泥鳅大叔拿来几个白花花的馒头劝慰道。

狼吞虎咽，几个馒头三下五除二被小彤啃个精光。

“饿坏了吧？看你还瞎跑不。”奶奶的语气不依不饶。

落到地面，小彤的右脚如电击一般，“哎哟”应声倒地。

“啊，我的小祖宗啊。”奶奶厉声疾呼，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

“我的右脚抽筋了，要不是这样，我根本不可能溺水。”

“还犟嘴。”奶奶在赤脚医生的帮助下，将小彤重新扶回床上。

“奶奶，二猫子的腿一直有毛病，肯定是游得不利索，才沉下去的。”

“住嘴，不许再提了。”

“奶奶，娘当年是怎么走的啊？”

“你娘是被洪水卷走的。”

“可是我是在池子里瞧见我娘了。”

“你胡说，胡说啊。”奶奶冲过来，趁势做了一个捂嘴的动作。

小彤望着小诊所的天花板，破败的白漆下面裸露出湿淋淋的一片黄。年久失修的房子，被大雨淋过几年都这样儿。何况这个村子的雨水一向很丰沛。

八

小彤捡回一条命后，奶奶对他的监视自然变本加厉。

英语磁带重新买了一盘。复读机重新投入到使用中。暑气没有先前那么浓烈，夏天就快过去了。

跟读英语的时候，小彤的耳畔还是会显现细微的水声。他问奶奶听见水声没，奶奶总是拿白眼横他。

没过几天，耳朵里的水声越来越浓重。好像溺水的征兆。

小彤知道奶奶是不会理会的，只得找到小墩。小墩说，可能真的要见水了。

小彤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耳朵里的水声愈发强烈，左右突围，撞击着耳膜，没一刻消停。

路过隔壁供销社的时候，总有几个妇人围着井沿坐成一团。暑气大行其道的时候，井边是村人们乘凉最爱去的地方。不时打上几桶井水，青石板地面被浇淋得湿透，然后闲话家常，趣味横生，妙不可言。

靠近井口，瞅见井下乌黑的井水，这时候，小彤耳朵里的水声会隐退得老远，好像都被这个深邃如黑洞的井口吸附进去了。

对这口井，小彤有了莫名好感，时时徘徊在井边，头望向井底。世界归于沉默，一切都清静了。

九

秋老虎还没来之前，连日瓢泼大雨，把小村子淋了个彻底。积压了一整个夏天的暑气炎热，被这连续几场大雨浇得不见踪影。

紧接着是一场大洪水，时隔多年，小村子再闹水灾。小墩口中说的“见水”，莫非就是这事儿？

村人们站在作为制高点的后山山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洪水毁于一旦。这回，小彤看得真切，铺天盖地气势汹汹的洪水，将村里的一切席卷而去。不知是谁家的几只鸡，扑扇着翅膀，没几下就没能进水中，跟着洪水奔腾走了。村民们的盼头全在大水中打了水漂。

小彤看得清清楚楚，洪水没过了那个小池子，与池水混为一体。

嗜睡的猪横在奶奶家的猪圈，怡然自得地打着盹。不料，这场突如其来大水，把来不及逃命的它连同睡梦中那个虚空的美梦一并卷走了……

大水闹了整整两天两夜，终于退去，奶奶看着一片狼藉的屋子和